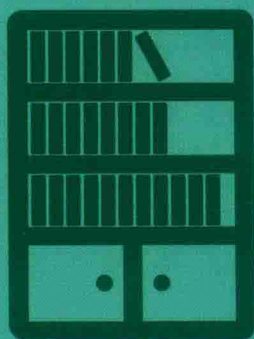


MENTAL FILES IN FLUX

心理档案嬗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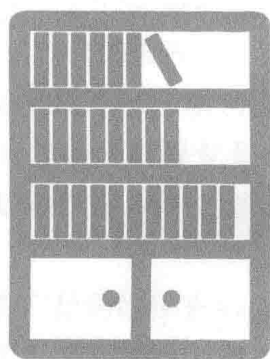


【法】弗朗索瓦·雷卡纳蒂 / 著
刘龙根 徐永智 / 译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MENTAL FILES IN FLUX

心理档案嬗变



[法] 弗朗索瓦·雷卡纳蒂 / 著
刘龙根 徐永智 / 译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北京 BEIJING

京权图字：01-2018-8531

©François Recanati (2016)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心理档案嬗变 / (法) 弗朗索瓦·雷卡纳蒂著; 刘龙根, 徐永智译. —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8.11
ISBN 978-7-5213-0553-1

I. ①心… II. ①弗… ②刘… ③徐… III. ①心理语言学—研究
IV. ①H0-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85246 号

出 版 人 徐建忠
责任编辑 付分钗
责任校对 孔乃卓
封面设计 彩奇风
出版发行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三环北路 19 号 (100089)
网 址 <http://www.fltrp.com>
印 刷 北京九州迅驰传媒文化有限公司
开 本 730×980 1/16
印 张 11.5
版 次 2018 年 12 月第 1 版 201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213-0553-1
定 价 39.90 元

购书咨询: (010) 88819926 电子邮箱: club@fltrp.com

外研书店: <https://waiyants.tmall.com>

凡印刷、装订质量问题, 请联系我社印制部

联系电话: (010) 61207896 电子邮箱: zhijian@fltrp.com

凡侵权、盗版书籍线索, 请联系我社法律事务部

举报电话: (010) 88817519 电子邮箱: banquan@fltrp.com

物料号: 305530001

译者序

在当今国际（语言）分析哲学界，雷卡纳蒂教授堪称是一位领军人物。他是欧洲分析哲学学会的共同创始人，曾任该学会的首任主席（1990-1993）。长期以来，雷卡纳蒂教授一直致力于语言哲学与心智哲学研究，担任多种语言学与哲学国际期刊编委；已在牛津大学出版社、剑桥大学出版社、MIT 出版社等出版专著十余部、主编丛书六套，发表研究论文一百余篇，目前担任 MIT 出版社和牛津大学出版社两套丛书的总主编。

雷卡纳蒂在学界具有广泛的国际影响力。他 2004 年在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字面意义论》现已译成 6 种文字（中文版 2010 年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尽管其语境论思想与真值条件语用学理论并不为所有语言哲学家所接受，但他一系列富有洞见的学术论断早已引起了包括剑桥大学 Jaszczolt 教授、耶鲁大学 Stanley 教授、伦敦大学学院 Carston 教授在内的众多语言哲学家的关注。2007 年 Palgrave Macmillan 出版文集 *Saying, Meaning and Referring: Essays on François Recanati's Philosophy of Language*；2013 年 *Teorema* 32 (2) 出版专集，论述其专著《真值条件语用学》；同年，*Disputatio* 5 (36) 出版特集专论其《心理档案》。近年来，围绕其学术思想与论著，欧美多地，如 2012 年在克罗地亚，2013 年在巴黎，2014 年分别在美国圣地亚哥、意大利的 Reggio-Emilia 大学、英国的圣安德鲁斯大学等举办了专题研讨会。

《心理档案嬗变》是《心理档案》(2012年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续篇,反映了语言哲学与心智哲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心理档案理论的创立有着深刻的哲学背景,主要关涉20世纪语言哲学与心智哲学研究中的单元论与描述论立场。心理档案概念最初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由几位语言哲学家从心理学领域引入哲学研究,主要用以阐释同一性陈述(如Lockwood和Strawson等)以及有定描述语的指称性用法(如Grice)。尔后,心理档案受到了更多学者的关注。在这些学者中,雷卡纳蒂以其系统阐释的心理档案理论而独执牛耳。

在《心理档案》一书中,雷卡纳蒂从认知科学、心智哲学与语言哲学的角度切入,详尽探讨了语言指称与思想指称之间的关系。他从规定性共指关系入手,藉由基于认识增益关系的心理档案阐释单称概念与单称思想,并区分了多种不同类型的档案(如原-档案、附标档案等),使其心理档案理论富于原创性。此外,尽管心理档案概念发轫于20世纪下半叶,但对其做出系统而全面论述的专著实乃鲜见。雷卡纳蒂的专著应运而生,弥补了这一缺憾。在《心理档案》一书的基础上,雷卡纳蒂在《心理档案嬗变》中进一步阐发了规定性共指的概念,并将研究重点转向了动态场景下的心理档案使用,探讨信息流动中的规定性共指现象与心理档案的人际调适过程,进而创立了“动态档案”与“档案调适”等新颖概念。

从内容的承续来看,本书是《心理档案》第八编内容的进一步拓展与深化,即以动态档案解释人际信息的流动与单称思想的交流。这是藉由心理档案理论阐释同语境或跨语境交流中规定性共指现象的一次尝试,其实也是心理档案理论本身的应有之义。规定性共指关系与档案的同一性问题是单称思想交流的核心论题,雷卡纳蒂在《心理档案》中初步提出,未及深入系统地详细阐述。有鉴于此,他在本书中对这部分内容做出了颇为深入的探讨,区分了规定性共指的强、弱两种形式。这样,他就不必像在《心理档案》中那样,为了应对部分反例而将理论本身加以弱化。相同表达式、句法决定的共指、主体混淆等情形尽管均为规定性共指的具体实例,但所不同的是,却分属强规定性

共指或弱规定性共指类型。

再者，雷卡纳蒂还将语言的指示性特征迁移到思想领域中，进而对思想的指示性做出了富有启迪的论辩。实际上，语言与思想的关系是一个历久弥新、争论不休的话题。远到柏拉图的“等同论”，近至萨丕尔-沃尔夫的“语言相对论”等，历代哲人均对此展开不懈追问。语言与思想之间究竟存在什么关系？思想是否像语言那样，也具有指示性特征？此类问题迄今依然人言人殊、莫衷一是。当然，也不应当奢望雷卡纳蒂能够一锤定音，为这些极具争议的问题提供最终定论。但毋庸置疑，他确实为我们提供了从不同视角审视这个千年论题的机会。后继者能否沿着雷卡纳蒂开辟的道路继续前行，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我们拭目以待。

为了使国内广大读者能够更好地了解、掌握心理档案理论的旨要，我们已于2014年翻译出版了雷卡纳蒂的《心理档案》一书。他的《心理档案嬗变》英文版出版后，我们毅然决定将之译为中文，以期使国内读者能够及时了解国际语言哲学与心智哲学研究的最新成果，跟踪本研究领域的国际前沿与动态发展，预测其未来走向。当然，不言而喻，各位读者对书中的内容与雷卡纳蒂的观点未必全都赞同。但如果本书能够激发读者对心理档案研究的兴趣，抑或能为解决读者的某个研究难题提供一种新的分析方法，这无疑同样不负作者和译者的初衷。

本书作者思想深邃、文字隽永、论述缜密。囿于译者的理论水平与学识功底，译文舛谬疏漏之处在所难免，恳请广大读者与学界方家斧正。

最后，在学术著作出版颇为困难的今天，《心理档案嬗变》中译本能够顺利付梓，首先应当感谢雷卡纳蒂教授。他为我们预留了中译本版权，这无疑是对我们的肯定与鼓励；同时，还应当向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所有为本书出版给予鼎力支持和付出辛劳的领导与老师，表示由衷的谢忱。

译者

2018年7月

前言

心理档案是存储实体信息的认知结构，是心理百科全书的词条，亦即概念。有些学者像格赖斯（1969）那样，将心理档案理解为信息单位集合，但我更倾向于将之看作类似于容器（正如克里敏斯与佩里所说，它们是“具体的认知殊相”）。一个集合的性质由其成分之性质决定，而容器的性质却不依赖于其内容的性质。

概念是构成思想的成分，问题由此产生，心理档案如何才能运用于（出现的）思想之中？我认为，仅当档案充分激活（无论这在神经学上指的是什么）时，档案才运用于思想之中。活跃的档案提供了达到所含信息的通途，为思想的语义内容贡献了指称。然而，心理档案仅仅将指称贡献给它作为其成分的思想之语义内容。要作为某个思想的成分，在其他成分活跃时保持活跃是不够的。正如福多尔（Fodor）与佩利希恩（Pylyshyn）所指出的那样，“表达式在表达属于相同[思想]的概念时，不仅同时都是活跃的，而且相互建构”（Fodor and Pylyshyn 1988: 25）。关于成分的问题，我在此并没有任何特殊的话要说——我只是假定成分以某种方式编码在大脑中。

像在我的前一本书《心理档案》中那样，我在本书中主要关心单称概念（关于个体的心理档案）。（单称）档案对出现其中的思想之内容的语义贡献是所指称的个体——该个体本身是作为思想内容的单称命题的成分。

档案的指称由关系决定，而不是由满足条件决定（Bach 1987）。档案的指称不是符合档案所含信息的任何东西。决定档案指称的关系是 ER 关系（认识增益关系），利用档案的主体与境况中的实体处于这种认识增益关系。认识增益关系使信息流动成为可能，藉由某个认识增益关系达至主体的信息基于这种关系进入档案。（说档案“基于”某个认识增益关系就是说，仅当假定该认识增益关系成立时，这个档案才得到利用。）

如何阐释档案中包含的信息单位呢？根据我的观点，档案只包含述谓成分。类述谓信息单位存储在给定的档案中，这就使“主体”信息得以确定——主体是谓词的述谓对象（即档案的指称）。因为基于关系确定，所以，档案的指称在很大程度上独立于档案包含的信息。

指示档案/概念（这里、现在、这个）所基于的认识增益关系同感知与行动相关（Perry 1993）。这些关系是狭义的亲知关系。百科词条是更加客观的档案，同具体的 ER 关系分离。但甚至这些关系也是基于演变着的 ER 关系网络的；通过这个关系网络，档案的指称对象得以确定。同指称对象的这些关系中，有些是以语言社团为中介的，这正像关于交际的历史因果链理论所描述的那样。这些关系只是在引申意义上是亲知关系。

心理档案尽管是心理表达式，而非语义客体，却起着弗雷格赋予“涵义”的许多作用。¹ 像涵义那样，档案是透明的：主体知道自己什么

1 与弗雷格主要有三点不同。首先，档案是心理殊相，而不是抽象客体。其二，弗雷格涵义绝对地决定指称，而档案仅仅相对于（在一个特定时间的）使用语境决定指称。其三，与弗雷格涵义相反，档案并不是作为一种语言编码同表达式相关联。档案运用是话语解释心理过程的一个方面，这个过程对语境高度敏感。某个特定的表达式在不同的语境中（甚至对于同一个主体）通常会与不同的档案相关联。同指称性表达式规约性地相关联（作为表达式的语言意义）的不是档案，而是对档案的限制，这个限制对说话主体所使用的档案具有协调作用。

时候是两次重复使用同一个档案，什么时候是在使用不同的档案。² 档案像涵义那样建立同语言表达式的关联并且决定指称：因而在我的理论框架中，表达式的指称是与之相关联的档案的指称。³ 最后，像涵义那样，档案起呈现方式的作用。弗雷格限制指出，如果关系主体能够就某个给定的客体既相信它是 F 又相信它不是 F（正像所谓的“弗雷格案例”中所发生的情形那样），那么，主体就以不同的呈现方式思考该客体（Schiffer 1978: 180）。心理档案尤其适于发挥呈现方式的作用。可以认为，即使档案包含指称对象的相同信息，主体若具有关于某个给定客体的不同档案，这就足以可能产生弗雷格案例。⁴

除了起着经典弗雷格式作用，心理档案还在基特·法恩 (2007) 所说的“语义协调”中发挥关键作用。假如两个例型单称词项 a 和 b 与同一个档案相关联，那么（如果这两个词项有所指称的话）就预设它们共指，从而“利用同一性”就成为有效的：就可以从“a 是 F”和“b 是 G”直接推论“存在一个 x，x 是 F 和 G”，而不需要诉诸同一性前提（Campbell 1987）。在这种情形下，就说 a 和 b 在语义上形成协调关系，或者是规定性共指。规定性共指——在本书中是一个凸显的论题——不只是语言或话语的特征：这是我们认知的一个本质特征。每当主体依赖于同一性预设而做出米利肯（Millikan）所说的“中介推导”时，就会存在规定性共指。



2 牛津大学出版社的一位审稿人反对透明性论断，其理由是，不能认为普通主体具有关于所使用心理档案在理论上复杂的、更高层面的信念。（正如该出版社的另一位审稿人所指出的那样）我藉由共指关系对规定性共指做出的阐释受到同样的质疑：不能认为普通主体具有关于他们所使用的词语之间存在的共指关系之理论上复杂的信念。但是，当我说普通主体知道某些事情时，我把这种“知晓”理解为通过主体的倾向与行为显现，而不需要他们能够使有关知晓显化。

3 这意味着斯特劳森（Strawson）与日常语言哲学家是正确的：指称并非表达式所做的事情——指称是语言使用者在使用表达式时所做的事情（Strawson 1971: 8）。关于语言哲学中的语境论与单称指称的心理档案阐释路径之间的联系，参见雷卡纳蒂（即将发表）。

4 这实际上是可以争鸣的。有关讨论参见格雷（Gray）（2016）。

我刚才概括了心理档案理论的要旨。在本书中，我论述一组可能出现问题的论题，这些论题被认为威胁着心理档案理论的可行性，即任何复活弗雷格路径之努力的可行性。

首先，在透明论与关于内容的外在论之间存在一种表面上的张力。倘若档案的指称取决于世界（什么客体处于 ER 关系的另一端），那么，知道同一个档案运用两次不能确保在这两次不同的使用中，档案指称同一对象。模棱两可始终是可能的。正如米利肯所说：

怎么能确保（……）复现思想的指称对象实际是相同的？或者，假如你所说“复现的思想”的意思包括它们具有相同的指称对象，什么将确保掌握两个思想的心灵能够判断这两个思想确实是完全相同的呢？如何可能存在不能提供信息的同一性、这些同一性同时确实真正是同一性而不只是同一性的假象？这种质疑的方式突显了弗雷格立场中固有的内在论假设。当“相同的思想”重复出现时，所复现的必须同时是下述这样的某种思想：（1）始终必须带有相同的指称对象；（2）能够由心灵（同时心灵双重地拥有该思想）准确无误地作为同一个思想知晓。（Millikan 1997: 516）

换言之，在弗雷格涵义的两个所谓特征与任何起着呈现方式作用的东西之间存在张力：两者不可能同时既对心灵透明，又决定指称。或者至少，人们一旦放弃“弗雷格立场固有的内在论假设”，这个张力马上就会出现。

米利肯对弗雷格内在论的评述向规定性共指概念提出了质疑。在我阐释的弗雷格理论中，规定性共指是先验地知晓的共指，因为这种共指藉由意义建立，而意义是透明的。按照米利肯的观点，不存在这样的东西。外在论排除了透明性。存在着记录，而记录预设指称同一性；但记录始终是可错的：主体动态地记录客体，但有时可能对客体失去

记录，主体甚至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就客体失去记录。⁵

《心理档案》的几篇评论发现了内在于我的理论框架中的另一个张力。⁶正像我所描述的那样，心理档案起着两种可能相互矛盾的作用：呈现方式的作用（按照弗雷格限制，阐释弗雷格案例）；语义协调作用（使能够规定性共指）。可能存在张力，这是因为规定性共指可以跨 ER 关系成立；但是，作为呈现方式，档案典型地体现为 ER 关系。只有当假定有关 ER 关系成立时，才动用档案。由于这个问题，帕皮诺（2013）建议放弃指示性档案及其相关的 ER 关系，用百科词条（佩里称之为“分离的档案”）做各种事情。之前，埃文斯业已提出转而采取呈现方式的“动态”观，ER 关系发生变化，这种呈现方式依然存在（Evans 1981）。同一方向的压力源于另一个问题：交际问题。假若说话者拥有的思想包含基于具体 ER 关系的档案，说话者如何能够将这些指示性思想传达给同指称对象并不处于某些 ER 关系的听话者呢？

这两种作用之间的张力在下述例子中显而易见，这个例子引自米利肯：

考虑一下当你感知地记录一个人时所包含的呈现方式。这个人叫凯特，你在聚会上刚被介绍给她。一刹那间——假定并不比扫一

5 从来不存在先验的保证，可以始终记录客体。辨识能力同样如此。例如，你也许知道实际上有上百种方式鉴别你的直系亲属中的每个成员，其中有些方式——例如，在大白天长时间正视你配偶的脸——（除非将你的大脑移除到瓮中）也许实际上是不可错的。但是，果真如此，这是因为世界而非你心中任何东西的结构使然。这是因为世界上确实不存在任何其他人的脸看起来正是这个样子（实际上没有任何人能够并且想要将你的大脑置于瓮中）——这是一个方便的事实，但却不是由先验反思确保的事实”（Millikan 1997: 517）。

6 与弗雷格主要有三点不同。首先，档案是心理殊相，而不是抽象客体。其二，弗雷格涵义绝对地决定指称，而档案仅仅相对于（在一个特定时间的）使用语境决定指称。其三，与弗雷格涵义相反，档案并不是作为一种语言编码同表达式相关联。档案运用是话语解释心理过程的一个方面，这个过程对语境高度敏感。某个特定的表达式在不同的语境中（甚至对于同一个主体）通常会与不同的档案相关联。同指称性表达式规约性地相关联（作为表达式的语言意义）的不是档案，而是对档案的限制，这个限制对说话主体所使用的档案具有协调作用。

眼的时间长多少——你把目光转向一位朋友的脸上，但又立刻再次鉴别出凯特的脸。然后，一个块头很大的男人抱歉从你和凯特之间走过去。但你再次马上辨认出凯特。看着凯特，听到她的说话声，你感知这些来源相同，确定同一个人。这时，凯特有一会儿走进了另一个房间，但你继续听到她的说话声——尽管当然话语中间有间隔，她很快又再次出现。这时，她的面貌和声音都开始变得相当熟悉，从而她跨出房间不一会儿，你立刻马上再次发现了她。这次的时间间隔要比她话语之间的间隔长，但却短到足以使她的声音仍然“在你的耳中”。(Millikan 1997: 511-12)

许多 ER 关系互相接续，这不能阻止记录与利用同一性（规定性共指）。这是证明埃文斯假定“动态弗雷格涵义”合理性的证据：呈现方式作为连续体涵盖各种 ER 关系。但是，动态呈现方式是粗框的，我们需要基于具体 ER 关系的更加精细的呈现方式，以处理弗雷格案例。在序列的任何一点上，主体可以询问所记录的个体是否相同；只有当各种 ER 关系（听到声音、看到脸，等等）决定不同的呈现方式，这才是可能的。由于这个张力，米利肯说，我们缺少

(……) 关于——相同与不同的——[呈现方式的] 一条清晰的个体化原则。你在收集关于凯特的信息的一段时间中，什么时候停止使用一个“记录能力”，开始使用另一个“记录能力”，或者某种“知晓你在思考哪个客体”的不同类型的能力？(Millikan 1997: 512)

米利肯以一种怀疑的口吻收尾：

对于任何青睐心理表征的理论家，呈现方式的概念不是一个有用的概念；而对于任何青睐关于思想内容外在论的理论家，这也不是一个有用的概念。究其原因，没有任何理论方法依据这些观点

将呈现方式个体化，也无法取得弗雷格引入呈现方式所要取得的各种效果。(Millikan 1997: 518)



在本书中，我将尽最大努力缓和这些张力，解决这些问题，而不放弃心理档案理论的任何要旨。我将保留精细的 ER 关系，用于阐释指示性思想与弗雷格案例。但是，本着埃文斯和帕皮诺的精神，我引入动态档案概念，这些是静态意义上的档案序列。与此相关，我表明，存在规定性共指的两种不同概念，对应于不同现象。两种概念都与实际共指的缺乏相容，⁷ 从而米利肯为反对透明性而提出的外在论质疑并不适用。(透明性不再蕴含不可能模棱两可。)

在动态层面，正如在记录或辨识中，只存在弱规定性共指。弱规定性共指不是传递性关系。但强规定性共指——同一个档案的共时运用之间结成的关系——是传递性的，可以作为心理档案同一性的基础。导致米利肯个体化问题的张力由于区分两种档案而得到舒缓：(1) 静态档案（或档案 - 阶段），解释认知意谓和弗雷格案例；(2) 动态档案，潜存于记录、辨识和信息更新过程中。动态档案看作连续体（阶段的时间序列），易于增长、聚变和裂变；就此而言，静态档案是时间片断。至于在本书第二编中论述的交际问题，则通过放弃将交际看作（必定为）思想复制的幼稚观点加以解决。这将表明，像信息更新那样，交际促动了动态档案（就交际的情形而言，这涉及人际动态档案）。



我说过，静态档案（或档案 - 阶段）说明认知意谓和弗雷格案例：

在[动态]序列的任何一点上，主体可以询问所记录的个体是否是同一个体；只有当各种 ER 关系（听到声音、看见面孔等等）决定不同的呈现方式时，这才成为可能。

在这个理论框架中，弗雷格案例的可能性为作静态档案理解的呈现方式个体化提供了基础。每当主体可能理性地询问通过使用两个呈现方

7 这意味着可能存在（其中任何一种）规定性共指，而没有实际共指。正因为如此，“规定性共指”这个表达式有点误导（因为它暗示规定性共指是一种共指）。

式，自己是否思考同一个东西时，这两个呈现方式就说是不同的。正是这条弗雷格标准，除了涵盖同指称对象具有连续性 ER 关系的“动态呈现方式”之外，还迫使我们假定（静态）呈现方式就像它们所基于的 ER 关系那样精细。但这条标准不能只是想当然地接受，而需要加以澄清与证明。

体现差异的弗雷格标准能够以两种不同的方式表述。一种表述是模态性的，而另一种表述则不是模态性的。模态性表述是我刚刚诉诸的表述，旨在为基于具体 ER 关系的精细档案提供基础：

假如主体就通过使用两种呈现方式 m 和 m' 自己是否思考同一个客体可能抱有怀疑态度，这两种呈现方式即为不同的。

非模态表述不谈论可能情况，而谈论实际情况：

假如主体就通过使用两种呈现方式 m 和 m' 自己是否思考同一个客体抱有怀疑态度，这两种呈现方式即为不同的。

帕皮诺说，非模态表述如其所是并没有什么问题，而模态表述却是可以质疑的。既然模态表述是精细心理档案理论家诉诸的版本，这个理论就更成问题。⁸

由于模态表述不必要地增加心理档案，所以容易受到批评。理性主体始终可能怀疑所看到的客体是否是触摸的客体，即使主体实际上不抱有任何怀疑。但是，假如主体根本不抱有任何怀疑，而只是预设所看到的客体与触摸的客体之间的同一性，那么，主体以单个多模态呈现方式而不是以两个不同的呈现方式（视觉和触觉）思考客体。这表明，仅凭弗雷格案例的可能性不足以确立呈现方式之间的区别性，从而确立档案之间的区别性。在这方面，只有实际的弗雷格案例才能算数。精细理论家所使用的弗雷格标准——即，该标准的模态表述——由于不合理地诉诸可能的弗雷格案例而必须予以拒斥。这就是帕皮诺做出的论证。

（我认为）这个论证失败了，因为精细理论家既诉诸可能的弗雷格

⁸ 在脚注 11 中提到的伊斯坦布尔关于《心理档案》的研讨会上，帕皮诺在会话中做出了这一论述。

案例，又诉诸实际的弗雷格案例。与呈现方式类型 / 例型的区分相联系，两种案例在该理论中起着不同的作用。

可能的弗雷格案例用于使作为类型理解的呈现方式个体化。仅当理性主体就通过运用两种呈现方式 m 和 m' 自己是否思考同一个客体可能抱有怀疑时，这两种呈现方式类型才是不同的。但是，就呈现方式例型而言，算数的是实际抱有的怀疑，而不只是可能的怀疑。在主体利用看到的客体与触摸的客体之同一性的情境中，所运用的是基于几种 ER 关系的单个心理档案。这个档案是基于复合 ER 关系的不同类型。通过 ER 关系的复合，预设所看到的客体与所触摸的客体之间的同一性。显然，这同主体可能怀疑所看到的客体即为所触摸的客体（即不再预设同一性）这一点是相容的。产生怀疑是一个动态操作，相当于“分裂”复合档案。这种情况始终可能发生，但仅有怀疑的可能性不足以蕴含两个不同档案（在分裂之前）实际上得到运用。所运用的例型由主体在运用时的实际倾向个体化。⁹



我感谢所有那些无论是在论著中还是在会话中讨论我的观点的人。他们是我在本书中的直接会话者。我向这些人，他们为最近专题讨论心

9 在下面这段文章中，赫克（Heck）看来难以理清实际的弗雷格案例与可能的弗雷格案例在确立呈现方式的区分中所起的作用。他说道：“几个星期前，我正朝着书房窗外看。这时，我看见一只猫很像我的猫乔。乔是喜欢呆在室内的猫。但是，正像我一两分钟后意识到的，那只猫正是乔。显然乔逃到宽广的户外了。在这样辨识乔的过程中，我做出了同一性判断：那只猫——以如此这般的方式视觉地呈现给的那只猫——是乔。人们可以通过反思我最初没有认出乔这个事实而认识到，这里必定包含两种‘呈现方式’；倘若我当即认出了乔，该现象的结构也不会两样。即使我认出了乔，我也可以合理地纳闷那是否确实是乔”（Heck 2012: 138-9；强调体为本书作者所加）。我同意赫克的看法，即，在辨识发生之前，运用了两种不同的例型呈现方式；但我否认“如果[赫克]马上辨认出[乔]，该现象的结构不会有所不同”。假如赫克马上辨认出乔，那就只会涉及单个呈现方式，而不涉及到两个不同的例型呈现方式。最后的句子假定为即使在直接辨认的情形下也存在两种不同的呈现方式做出了论证，但这个论证基于怀疑的非现实化可能性。我同意帕皮诺的观点，即，没有任何这样的论证可以证明在“直接辨认”情形下，运用了两种不同的例型呈现方式。

理档案的各种新书或各期刊物撰稿，¹⁰ 或者参加围绕我的《心理档案》组织的会议，学到了许多东西。¹¹ 我还从 2015 年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学院心理档案专题研讨会的参加者做出的评论与提出的建议中受益匪浅。在这个研讨会上，我讲述了本书第一编的内容。牛津大学出版社各册书的编辑与审稿人的评述和意见对我也大有裨益。我的论文将在这些书中刊载，论文同本书的部分内容重叠。¹² 最后，感谢罗伯特·梅、安琪尔·皮尼略斯以及牛津大学出版社的两位审稿人提出的宝贵意见，这些意见为我最后定稿提供了帮助。

10 《争鸣》(2013) 和《探究》(2015) 的两部特辑专门研讨我 2012 年的那本书；感谢菲奥拉·萨利斯和赫尔曼·卡珀朗使这两部特辑得以面世。另外两部论述心理档案的书刊目前正待出版：《哲学与心理学评论》一期特辑（《心理档案》由 M. 米雷和我本人编辑）和《单称思想与心理档案》（由古德曼·J. 杰诺内和 N. 克罗尔为牛津大学出版社编辑）。

11 2014 年举办了三次这样的研讨会——3 月在巴黎索邦尔大学（由帕斯卡尔·路德维格和让·巴普蒂斯特组织）；5 月在摩德纳大学（由安娜丽莎·科利瓦和迈克尔·帕米拉组织）；10 月在圣安德鲁斯大学（由赫尔曼·卡珀朗组织）。此外，还有 4 月，圣地亚哥太平洋美国心理学会关于《心理档案》的“作者同批评家见面会”（由克里斯塔·劳勒召集）、多伦多大学就同一论题同学生一天的见面会（由伊莫金·迪基召集）。非常感谢这些会议的组织者与所有与会者。还要感谢埃莉诺拉·奥兰多和贾斯廷娜·莱加斯帕（以及卡紫·洛圭尔乔、阿方索·洛萨达、劳拉·斯格克与埃塞基耶尔·塞尔布迪斯）于 2013 年 10 月组织的关于心理档案和单称指称的布宜诺斯艾利斯研讨会；感谢卢卡斯·索普和安德里亚·奥诺弗里 2015 年 9 月在伊斯坦布尔召集了另一个研讨会（“思考相同——心理档案研讨会”）。

12 参见我的下列论文：在 R. 古德曼等人编的《单称思想与心理档案》中的《规定性指称》、K. 凯帕和 M. 庞特编的《语言与思想中的指称与表征》中的《认知动态变化研究》以及 M. 加西亚·卡平特罗和 S. 托尔编的《关于自己》中的《指示性思想：实际的问题》。

目 录

第一编 规定性共指与信息流动

第 1 章 心理档案理论框架中的规定性共指	2
1.1 现象描述	2
1.2 复现	5
1.3 心理档案	9

第 2 章 事实性、透明性与弱规定性共指	12
2.1 事实性	12
2.2 规定性共指的“主观”方面与“客观”方面	15
2.3 基础关系弱化	17
2.4 弱规定性共指	21
2.5 类型四实例	24

第 3 章 传递性与强规定性共指	28
3.1 传递性所谓的反例	28
3.2 间接指称	30
3.3 混淆：历时维度	35
3.4 固定视角：恢复强 CDJ	38